野樱花盛开的地方

傅德荣

吾土吾情

最近，朋友圈里一下热闹起来，都在转发我老家野樱花开放的盛况。有在现场拍摄九宫格图片、抖音短视频，有转发当地媒体摄制的内容，还有转发央视的图文视频。今年，磐安县政府在这里举办第一届野樱节，中央电视台、新华社等央媒也前来采访，将这漫山遍野樱花盛开的壮观景象，传播到更加更加遥远的地方。

如果你从杭州出发，沿钱塘江溯流而上，经富春江、兰江、婺江、义乌江、东阳江一路而上，经过曲曲折折800多里水路，就能抵达钱塘江的这处源头——磐安县东川村。这个漫山遍野开满野樱花的地方，就是生我养我的故乡。

一

全球近40个樱花植物野生品种中，原产中国的品种有33个。白居易有诗云："亦知官舍非吾宅，且掘山樱满院栽，上佐近来多五考，少应四度见花开。"说明白居易就是从山野中掘回野生山樱，种植于官舍庭院用以观赏的。

不知道从生物学意义上讲，故乡的野樱有哪些品种。从花色看，以粉色为主，还有淡白、淡紫、淡绿等深浅不同的颜色。几乎每座山上都有野樱花分布，其中太祖坞、两岩脚、新桥头等山峰野樱花连片生长。每年惊蛰前后野樱花怒放，漫山遍野灿若云霞、蔚为壮观。在我少年时光，我和小伙伴上山放牛砍柴，春天野樱花赏心悦目，到了夏日就可采食野樱桃。野樱桃虽然味道有些酸涩，但在食物匮乏年代，却是山里孩子的解馋美味。

六年前的春天，我因父母变故回到故乡，恰逢野樱花盛开时节。年年花开花谢，我的至亲却永辞人间了。满怀悲凉的我，在朋友圈发了篇纪念文章，配了山上野樱花图片。时任县委书记曾当过旅游局长，正谋划如何发展当地旅游业。他敏锐感觉这满山野樱花，正是吸引游客的好风景，就马上到实地考察，还带上县媒体作宣传。后来其他媒体也慕名来采风，野樱谷名声就传播开来。

二

我老家的确是颇具辨识度的山村。村子名称正式场合叫东川，当地人却都叫作东坑口。在磐安方言里，坑就是溪流的意思。穿村而过的溪流是东阳江东边源头，就以溪流起名称为东坑口。全村近千人口都是傅姓，八百多年前共同祖先是读书人，当过常山县县令，后来厌倦官场，寄情山水。一次游历到此，见这里山峰环伺、峡谷平旷，清澈的溪流蜿蜒流淌，谷口山巅岩石如狮象拱护，是个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。于是携带家眷迁居于此，开始伐木造房、垦地种粮，子孙繁衍生息至今，已成有几百烟灶的村落。

村落沿溪两岸分布，屋舍面水依山而建。一条鹅卵石铺砌的小街，与溪流平行贯穿村庄，沿街分布着十个三合院结构的门堂，每个门堂大的住十几户、小的住五六户，大家共享一个院落，结成密切的邻里关系。如果从山上下瞰村庄，屋顶黑瓦鳞次栉比，清晨或黄昏，做饭升起的炊烟笼罩村落，鸡鸣犬吠声相闻，一派世外桃源般景致。村边就是田园，世世代代的子孙愚公移山，把有水源的地方建成水浇地，把山地缓坡改造成层层叠叠的梯田，还修建起一条条古道，翻山越岭通往山外世界。子孙们多遵守祖训，安居深山、耕读传家，享受着田园牧歌般的美好。

村里最长寿的是香榧树，见证了村子八百年历史。在祖先未迁居于此前，这里就已经有香榧树了。后世人们又陆续种下香榧树，这里就成为闻名的香榧村。自古有"东坑榧、丽坑栗"的说法。据林业专家鉴定，村里现存500年以上树龄的香榧树还有515株。最大一株香榧树，长在黄连坞山上，据说树龄已达1500年，树冠撑开面积有500多平方米，号称"中国香榧王"。香榧树雌雄异株，有动物般神奇性状。雄性香榧树树干挺直，木质坚硬有异香，是上等雕花木材。因为能卖好价钱，生产队时被砍伐殆尽。没了雄性榧树授粉，雌性榧树就"守寡"不长果。我二哥从小爱琢磨，是种庄稼好手，还会造房子、打家具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他从外村包了几棵雄榧树，试验给香榧树人工授粉，结果大获成功，"守寡"多年的香榧树重新结出累累果实。其他村民也有样学样，全村的古香榧树重焕发了青春。后来，村民又开始大量种植新的香榧树，新培育的两千多亩香榧林已进入产果期，村里的香榧产量每年递增。

香榧味道香甜、营养丰富，是名贵的干果。行情最好时候，售价曾高达每斤两三百元。香榧树成了名副其实的摇钱树。为使香榧卖出好价钱，村里人除自产自销外，脑袋活络的就当起经纪人专做买卖，还有成立公司加工香榧，加工成精油、小包装零食、香榧糖、香榧酥等伴手礼。

三

随着近年来野樱花声名鹊起，来村里打卡赏樱的外地人越来越多。县里资助修建起游步道、停车场等基础设施，开发了野樱谷、古树公园等观赏点，组织赏樱节、香榧开摘节等活动。去年香榧开摘节上，街道办事处组织古香榧树认养竞拍活动，让外地有钱人认养村里500多株古香榧树。据说那株香榧王每年认养费达9.8万元，其余古树也拍出几万到几千元价格。香榧树户主增加了收入，村集体也获得可观收入。

今年的野樱节，是第一次由县里举办。街道政府和文化旅游部门精心策划，名叫"樱你心动·榧你莫属"，把樱花和香榧镶嵌在其中，内容丰富多样又时尚小资，专讨年轻人欢喜。溪流边搭起了一顶顶星空帐篷，游步道变身风铃长廊，古香榧树下是售卖山货、小吃和手工艺品的野樱集市，草坪上城里游客在围炉煮茶，汉服爱好者、国乐爱好者在野樱丛中表演技艺、拍摄视频，小孩子在水田里抓鱼、摸螺蛳。原本宁静的春天山野变成时尚热闹的游人乐园。

冷清的村庄又开始热闹起来，我内心是很高兴的。但野樱好看，花期却短。再看美丽的野樱花，又要待来年春天。热闹过后，怎样让游客持续能来，把闲置民房变成城乡老人共同的颐养居所，或成为创业青年焕发灵感的新空间，或成为城里孩子认识自然和传统文化的乐土，把村里在他乡打工的游子重新召唤回来，让冷冷清清的山村重新沸腾起来，使树上果实、田里蔬菜、山上药材变成真金白银，这是需要久久为功的事情。

十几年前，我就建议保护好老村，开发乡村旅游产业。还帮村里提炼"钱江源头、四古奇村"主题，梳理出山水景观、森林植被、道地药材等自然资源，古村、古道、古木、古风俗等人文资源，建议引进投资商开发建设，打响乡村旅游品牌，还帮助联系上级有关部门，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村。但时过境迁，事情就耽搁下来。

街道办事处陈主任年轻有朝气，既有干事热情又有实干精神。我几次回老家时，遇到他来村里研究工作。古香榧树认养竞拍就是他组织策划的。聊起村里事情，他说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，关键要把好资源与新时尚相连接，才能转化为乡村新的生产力。街道计划在完善旅游设施基础上，持续举办野樱节、香榧节，并与附近景区串珠成线，吸引城里人观光休闲、避暑度假，享受户外野趣、体验乡村生活、感受农耕文化，实现"一棵树万元钱""一亩山万元钱"小目标，做深做活靠山吃山文章，将古村打造成有特色的共富样板。

听他对故乡未来的描述，我心中不禁无限感慨。我想，祖先当年舍弃官场，迁居到钱塘江源头的深山峡谷中，不就是想逃离乱世纷争，在这偏远却安宁的地方，过上自力更生、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吗？

我写这篇文章时，看到朋友圈纷纷转发一篇推文，是媒体报道野樱节盛况的集成。推文很长，图文并茂、音视频内容浪漫唯美。透过推文，我看见开满野樱花的故乡春意盎然。一幅盛世春耕的图景正徐徐展开。

艺境

布面油画《山居之二》（局部）杨参军 作

古城墙的未来

陆勇强

心香一瓣

这里是唐末诗人罗隐的故乡。再早些，是武则天时代宰相许敬宗的故里。到了北宋，苏轼来过，留下了《新城道中》这样清丽、怡情自然的田园诗。这里还有一位上海人不该忘记的"上海造城第一人"方廉，还出产了一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。

这里是新城，现在叫新登。

在浙江，新登的古城墙、护城河历史遗存相对保存较好。这几年，一场"露城显河"的古城有机更新，一次次把这个叫"新登"的小镇推到台前。新登想"露"的是古城墙，想"显"的是护城河，在规划的蓝图中，与其他拥有古城墙的地方一样，让古城墙成为一种文旅资源，是一个共同的梦想。

我能想象的古城墙复兴的场景是在开封，多年前，一个秋风习习的早上，大巴车把我拉到开封新建的古城门外，导游让我们看一场开城仪式的表演。身着宋朝服装的演员们伴随着悠长深沉的乐曲鱼贯而出，城门不远处，是一条交通要道，公交车、私家车还有电瓶车，来来往往。古代和现代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就这样在城门前冲撞，让人觉得滑稽，看着演员们努力的样子，又让人觉得悲壮。

传统和现代，到底应该以怎样一种方式进行共融，直到现在，还没有一种成熟到可以借鉴的经验。

古代的城市和现代的城市，构造的初心理念完全不同。

古代城市形态上是围合，功能上是防御；现代城市形态上是开放，功能上是吸纳。城市功能上的对冲，导致古城墙在新旧时代变革中被大量破坏。

这样的破坏，其实不分国界。当一个地方被工业浪潮席卷时，代表旧文明的古老城墙与新一轮城市建设就会发生矛盾，古城墙的防御和围合形态，客观上阻碍了城市和资本的扩张。这种文化冲突，在许多国家和地方，起先都是简单粗暴的，拆除城墙成为决策优选。

民国二年，杭州拆除围合的城墙，从此拥"西湖"入城，迄今只留下了钱塘门、涌金门、武林门、庆春门等等地名。百年前新闻报道记载了当时欢欣鼓舞的变革，站在当年的维度，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是对的。

如果现在再来看梁思成、林徽因当年对古建筑保护的识见和努力，已成为古建筑保护迷雾中的索引，这已不是一个建筑学术上的偏好。

工业化浪潮是不是必然导致新、旧两种形态的城市水火不相容，工业化到底有没有"边界"，任由它们对古建筑赶尽杀绝，现代化的城市，是不是必须高楼大厦、霓虹满街？

我们仍然缺少识见。

到底什么是好的城市、好的建筑，我们其实仍然说不上来。而这是相当关键的问题，我们如果不知道、不理解，就会导致古建筑保护歧路漫漫。就像我们站在《蒙娜丽莎》前，或是梵高的《向日葵》前，不知如何去欣赏。就像一个挂满名画的博物馆，没有了懂得欣赏它们的观众，这样的博物馆，还会有人气吗？

去年冬天第一场雪后，我让同事拍了一段雪过新登古城的视频。有一个朋友说，其实，我们都不懂古城墙，它不仅仅只是初雪之下的历史沧桑。

我说，期待有一种文化审美。朋友说，应该期待一种文明归来。

我折服。

在现代城市建设发展史上，有两个纲领性文件，一个是1933年的《雅典宪章》，提出城市要具备居住、工作、游憩、交通四大功能；另外一个是1977年在秘鲁马丘比丘发表的《马丘比丘宪章》，提出城市建设要注重城市各种元素的融合，创造一个综合的、多功能的环境，让城市充满生命力。

这两个文件，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城市建设文明。

什么样的城市，才是一个好的城市？现在已经有一种共识，应该是新旧共存融合，并发展出方便人群聚集、使用的城市空间。

课题如此之大，但方向只要对了，其他的，应该留给时间和路径。

这座叫"新登"的古镇，会有一天走到它理想的状态。

踏歌行

万物花开

竺 泉

温暖春风
一丝一缕
编织大地绿的风采
轻柔细雨
一点一滴
化为泥土甜的乳奶
清澈溪水
一涓一流
聚起江海波的澎湃

春风化雨
向山河走来
灿烂阳光
向我们走来
那一脚一步的豪迈
那一言一行的挚爱
播下春天的情怀
收获秋色的诗篇

春风化雨
滋润了人间沧海
灿烂阳光
温暖了万物花开

读者之声

五彩海岛

朱惠珍

春光绚烂，繁花竞相开放。象山高塘岛乡花岙岛的五彩油菜花田，吸引很多游客前来打卡。山海之间，一畦畦金黄、浅白、嫩黄、粉红、桃色、橘红、淡紫的油菜花田，漫山遍野。穿梭在花海里，眼前摇曳的一朵花，便是一个"特写"，让人感受到春天来临。

花岙岛，别名大佛岛、大佛头山，被誉为"海上仙子国，人间瀛洲城"。花岙本岛9.83平方公里，由岛上自然风光、沿岸海蚀地貌、沙滩、砾石滩和人文景观四大部分组成。该岛地貌雄奇，是抗清名将张苍水聚兵处。在这里赏花，还可以观赏美丽的海上石林、悠久的大佛山，登顶山峰，近距离观看震撼的大风车，领略岛屿风情。

美丽半岛给人们无数遐想；天青色的烟雨、小桥流水人家、海岛沙滩……但每次说到油菜花，那简直是一场燃烧着的大梦境，辽阔、明亮、灿烂，像一面金黄的巨镜照耀着我跳动的心。黑色的玉蝶，挥舞着薄翅；白色的彩蝶，优雅地飘于油菜花田之中；最多的是黄色的凤蝶，在花海中上下飞舞，停留在油菜花时，还以为只是一朵油菜花呢！

走近花田，一看下去，下面部分是翠绿的茎，每一棵油菜花都像一棵小树苗，下粗上细，粗大的茎上分出很多枝，而略粗的枝上又长出许多杈。轻轻触摸，好像丝一般光滑。

比叶子更高的，是青色的菜粒，像豆荚一样的形状，月牙儿一般弯弯。有些地方鼓鼓的，像是要爆开来似的。用手一摸，嫩嫩的，又像牛奶般丝滑。刚长出来的花骨朵儿像小小的、饱满的米粒，又似一颗颗光滑的珍珠，那么小，那么娇。里面仿佛盛满了生命之水，轻轻一触就会溢出来似的。花骨朵像一双小小的手，迟迟不肯张开，怕宝石般的花蕊会掉下来，但禁不住春分暖阳，终又张开了少许。又如一位害羞的小姑娘，娇滴滴地笑着，几丝笑容就挂在那初开的几片花瓣上。全开的油菜花像一只只蝴蝶，金黄色的，聚在一起比谁的裙子更漂亮。

象山花岙岛上，油菜花开满了田野。这是阳光的日子，这是赞美的季节，这是一场盛典。成片成片的油菜花，是属于故乡最美艳的春日风光。小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奔向春的最深处，趁着东风放纸鸢，笑声抵达春天的每个角落。岛上的油菜花一开便是轰轰烈烈、铺天盖地，明亮的颜色遇上春日的微风，如同在向我们讲述着关于生活的朴实与善意，在春天把这花香传播，让温暖随处可见。

一簇簇紧拥在一起的七彩油菜花随风摇曳，人们在油菜花中穿行，这一幅春天乡村海岛的"彩色画卷"如踏入宫崎骏的漫画，让人沉醉其中。去花田跟油菜花作伴，把春天和自己装进相机里。

春耕记忆

叶远钦

在那个以粮食为纲的年代，春耕生产可以说是一年里的重中之重。一年之计在于春。

老家在嵊州的乡下，是个典型的依山傍水的村落，多少年来，春播秋收，四季轮回，是一代代农民"面朝黄土"的生动写照。

立春后，气温回升，乡村农事渐渐忙开。寂静的村庄也慢慢沸腾起来，这是二三十年前了，那时我还是小伙子，那会儿农村真的像农村，农民也像农民。村中除了条件较好的村民建造了新楼房，大多还是低矮的房舍或有年代感的老台门，土路或沙子路纵横交错。

过完年后，家家户户便排开了新一年的劳作计划，主要是春耕备耕。田畈是个"聚宝盆"，肥沃的土地，畅通的沟壑，狭长的机耕路。广袤的田野，就是农民的根、农民的希望。

春季里主要种植春小麦、油菜、马铃薯、大豆等植物。一开春，农民们个个精神抖擞，有的到农资店购买农药化肥，有的挥锄在田间地角开田整地，还有很多老牛在田里犁地。人潮涌动。

那时，我家里有三亩多的责任田，分"大口"与"长口"田，"长口"田离家较远，形状又是长方形。我们那的田，土质较好，所以适合种各种春季作物，而且产量也好。记得多年前，家里种过几年花生，花生种植简单，且属于多发植物。

父亲是个手艺人，也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。那些年，我家也种了一亩多地的花生。种花生，首先要去购买品质优良的花生籽，然后选择一块便于灌溉的水田，把田分成一行行，再把花生籽放进去，撒上农家肥，再摊上塑料薄膜……花生一般是在一年中的3月份种植，到7、8月份可以收获。那年月，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花生，花生也自然成了村民产生经济效益的重要支柱产业。

最快乐的是采摘花生。每天天不亮，父亲就把我叫醒，夏天炎热，所以要早点起床，乘凉快赶紧把花生拔回来采摘。放眼望去，是一片片绿油油、生机盎然的花生地，一阵微风吹过，看着这么多硕果累累的花生，不由得让人心旷神怡。

摘花生是技术活，先把一株株花生从土里轻轻拔出，抖去泥土，再把烂的瘪的扔掉，把饱满的一颗颗摘下来……那时，我家的花生大部分是拿到城里去卖的。家里每天都可以吃上"花生宴"。

时光荏苒，春耕是一种情怀、一种精神。

本报社址：杭州市体育场路178号 问询电话：0571-85310114 邮政编码：310039 电子信箱：zjrb@zjnews.com.cn 印刷：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定价每月43.50元 零售每份1.50元